



杜詩

紀行

^18
884
1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一



紀行上 古詩四十首

廬陵須溪劉辰翁批點

北征 宋曰後漢班彪更始時避地涼州

征詩 鮑曰至德二載公自賊窟歸鳳翔

謁肅宗 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

寇多彌年 難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

許自省視 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

三川迎妻子 故有是詩東坡曰北征詩

識君臣之大體 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

可貴也 詩曰孫莘老嘗謂老社地勝

詩勝退之 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

論北征 終不能相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
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
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趙曰皇帝言肅宗

也載杜子將北征夢趙曰自鳳翔歸廊州蒼茫

問家室茫一作忙夢趙曰蒼茫荒寂之貌

里何在家維時遭艱虞危一作朝野少暇日

不遑安處也公私顧慙息私被詔許歸蓬蓽

三時房瑄得罪甫上言瑄罪細不宜免帝怒詔

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故甫歸廊省家修可曰

傳長虞詩歸身逢華廬夢趙曰蓬門華戶甫

言所居三拜辭詣闕下拜一作奉闕下一作

鳳闕東闕云怵惕久未出鶴曰怵惕二字出禮

此命未出殆是久得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去炎其言諫免瑄趙曰甫不忍輕君誠中興主

中興夢趙曰中竹仲切趙曰經緯固密勿密勿謂

也龜勉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宋曰東胡祿

也邠安慶緒已弑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乙揮

涕戀行在宗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之時肅

漢武帝紀微詣不行在所定故言行在天子或在道

途猶恍惚途一作路也乾坤含瘡痍戰傷之謂

也苦憂虞何時畢補註易得失憂虞也靡靡喻阡

陌補註曰靡靡猶遲遲也詩行邁靡靡補註曰阡陌田間道也玉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人煙眇蕭瑟補註曰蕭瑟言人皆避亂無留居者補註曰曹植送應氏詩中野

何蕭條千里無人意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

血回首鳳翔縣補註曰時肅宗在鳳翔旌旗晚明滅補註曰謂

屯兵以扈駕也周禮司常折羽為旌熊虎為旗前登寒山重補註曰謂重疊

非一山也其跋屢得飲馬窟補註曰古樂府有涉勞苦可知也

補註曰賊兵所經邠郊入地底補註曰邠州古飲馬于此水也

守遠人隨往尋之遂逐不復得益歎身世拙

補註曰甫嘆身居亂世不能為坡陀望廊時

補註曰坡陀高大貌廊音乎時諸市切祭天

自天上下屬地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致政

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

牲郊祭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

末補註曰木末言猶遠也補註曰時甫家在廊

故甫喜望廊時而見其巖谷迭相出没心

欲速至故先行已到水鳴鳥鳴黃桑鳥一野

鼠拱亂穴補註韓愈詩禮鼠拱夜深經戰場

寒月照白骨補註李隱塞上行云寒月

征壘沙與骨共白胡馬

中夜嘶斷 潼關百萬師 往者散何卒 遂令半

秦民殘害為異物 此大篇與致 ○曰翰以

以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 ○曰翰以

物 曰魏文帝與吳質書元瑜長逝化為異

地之師何其散敗若是倉卒乎異物鬼也秦

君選將可不慎歟潼關乃京師之喉咽而潼

關謹守雖有百祿山其能破京城哉此甫深

嘆惜也 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曰甫先

於亂離之久見其盡老也 經年至茅屋妻

子衣百結 生衣百結 慟哭松聲迫悲泉共幽

曰一依回幽一作鳴 平生所嬌兒 補註

曰慟徒送切哀過也 平生所嬌兒 補註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曰見耶背而啼使耶字乃出木蘭詩不

紫趙曰天吳海圖所畫顛倒在短褐公言妻

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補注曰

子寒凍以海圖舊綉補綻而為小兒短衣故

波濤為之垢綉紋為之移補注曰

或顛或倒其貧困可知也補注曰

音豎蓋傳寫之誤也方言曰關西謂襜褕短

者為短褐前漢貢禹短褐不完補注曰

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補注曰

長短之短班彪論老夫情懷惡補注曰

云貧者衣短褐補注曰

嘔泄卧數日補注曰

數日嘔泄補注曰

是非添嘔泄補注曰

慄粉黛亦解苞補注曰

留切詩抱衾與裯補注曰

衾被也裯禪被也補注曰

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

櫛學毋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鈿補注曰

宋王登徒子好色賦補注曰

則大白施朱則太赤補注曰

畫眉闊補注曰

童稚善對幼雅雖死心亦足矣補注曰

面復光女頭自櫛以至於抹粉畫眉皆得其所

豈意生還復見妻子補注曰

心之喜似忘飢渴補注曰

問事爭挽鬢髮補注曰

甘受雜亂補注曰

白競來挽引甫喜對童稚雖被驕蹇亦莫忍

生嗔喝之怒蓋念在賊苦寧甘受此亂聒復

何嫌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說一作脫全

耶得一段盡意他人窘態有至尊尚蒙塵蒙塵謂暴露也左傳幾日休練蒙至

幸夏通曰練卒謂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蒙至

西北來慘澹隨回鶻鶻一作胡紇宋曰唐書回

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救勒訛為臧勒臣言

于突厥至隋韋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鶻言其

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其王願助順其

其俗喜馳突蘇曰張騫曰西羌送兵五千人

二載正月肅宗駕在彭原四月官軍為賊將德

安守忠所敗於青渠北乃遣中官竇誠使於於

回鶻令發其兵九月回鶻遣太子葉護領蕃葉

兵四千餘人來助討賊遂收東京葉驅馬一

萬匹夏通曰兵五千而馬萬匹者謂良將之

于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鷹

敵過箭疾長過一作如宋曰回鶻驍疆初無酋

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趙曰言主上雖虛

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夏通曰時

回紇以五千兵萬匹馬來助天子討賊肅宗肅

虛心以待之時議者以賊銳伊洛指掌收日

氣由此而奪蓋氣索必敗也

肅宗

伊洛二水也。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

俱發伺一作可。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

必專用回。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太行恒

山至于碣石故曰恒碣。恒碣皆東北之地自此可以略取矣。昊天積

霜露大謂之昊天。正氣有肅殺殺陰氣之

也。正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傳曰臣夜望積

北有赤氣長百餘里如雨下垂按兵書名酒

血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胡命其能久思明傳思

相應祿山決可滅也。胡命其能久思明傳思

明夜驚擄胡床叱唾優問故答曰我夢羣鹿

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匱優相謂曰胡

乎命盡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雜俎曰狼狽是

動故世言事乖者為狼狽兩狼失狼則不能

家多難失事與古先別亦有衰亂而今與

勢之殊別焉其殊別者何也奸臣如揚國忠既

誅其黨與失勢而蕩折矣此與古先別之一

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姒不誅上皇二乃能割

情忍愛而誅貴妃此與古先別之二也。臣競蕪醢鄭曰忠媒蝮魚切。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

誅褒姒此言誅揚貴妃也。胡仔元任曰褒姒也

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鮑曰魏泰

云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劉

士詩

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夭姬白樂天曰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
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
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矣若夫老社則不如
此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
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
褒姒乃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
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周漢獲再興

宣光果明哲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

再造唐室也斷桓桓陳將軍禮也首謀誅貴

妃揚國忠希註曰書收誓勗哉蘇仗鉞奮忠烈蘇

風奮於忠烈宣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定功

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曰愛民活國道家所
尚又齊高帝手敕王廣之子珍國云卿愛人

活國甚副吾意慶天下無復為唐有矣淒

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慶門之北曰興慶宮勤政

內曰大同殿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
漢白虎門而言之乎意謂故宮失守皆淒涼

寂寞而可傷也鶴曰漢有白虎都人望翠華

望肅宗之收復京師翠華謂之旗慶曰都人

佳氣向金闕蒼奇曰按神異經東北荒中

三丈先照千里中有金階西北入兩闕中名
天門慶曰金闕謂以金飾闕門妖氛蕩滌

有鬱蔥之佳氣也補註趙園陵固有神掃洒

數不缺批謂每有喪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

達深曰園陵天子所葬之處夢曰數色角

孫而中興之君復盡孝道掃洒之禮未嘗少

缺自茲已往必能紹復太宗之業祿山蕞爾

之寇何足慮乎補註詩人玉骨詩家以杜少

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

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鄰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

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

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

後重輕非苟作者滄浪詩評太白夢遊天姥

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

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侯也以

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徒步歸行

公自註贈李特進自鳳翔赴

李嗣業也時守邠州自鳳翔趨三川便

道經邠州以徒步困頓不能前進遂作

此詩贈之就借乘馬代勞往邠州也
是辭不能達夫謂之行其辭而巳
如古文而有韻余自陳子昂一變江左
留滯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為聲律
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
句語中得增辭語耳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

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趙曰魏賀拔軌

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夏曰明公指李

特進時遭祿山之亂經綸康濟天下儻不藉

禍亂誰能膺是任乎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

不復能輕肥

是時公私匱乏羣臣粗得飽飯

出入不能兼乘其餘可知按集有詩云青袍

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儘如棘

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於鳳翔受左

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交一作心

達甫自言老大非其輩行然古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甫雖向日不與李特進相識今一見傾蓋如

舊亦不必論先同調也謝靈運詩誰謂古今

才調也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檝上追風驃

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

豹古今註始皇七馬一曰追風

借芝平勃律加特進祿山反肅宗追之至鳳

業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眾

彭衙行城曰馮翊郡合陽縣西有彭衙

白水縣東北六十里當是天寶十五載

白水後七月聞肅宗即位靈武公赴行

在時作故有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

白水山西北而鄜州亦在州北延州又在鄜

士詩

一

之西北不滿七十里皆公所經之途也此詩殆是記初避賊時事非謂歸郿如此也

日天寶十五載七月甫避賊於馮翊有白水高齋時盡室以行左傳逢人多厚顏

之情見於面貌如面皮厚然故以厚為愧

故為之參差谷鳥吟鳴一作不見遊子還

是情痛○公以前年秋避賊向癡女飢

咬我啼畏猛虎聞喻盜賊也懷中掩其口

強解事巨兩切日強故索苦李餐

日王莽五歲語尤乖父反側聲愈嗔小兒

聞之急掩其口抱於懷中反側聲愈嗔小兒

也方避寇之際匪聲隱迹惟恐盜賊知之奈

何飢兒啼聲愈厲故以苦李誘啗之而小兒

亦強會事是以不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

為賊所蹤跡矣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

定切淖也乃既無禦雨備作濕徑滑衣又寒

有時經契闊契闊一作最契闊勤苦也竟日

數里間野果充糲糲日詩乃裹糲旱枝成

屋椽于樹下也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

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孫宰高義

薄曾雲日窪鳥瓜切同家窪即同州同

昌縣北公欲往而孫宰延之孫其三川之

延昌縣北公欲往而孫宰延之孫其三川之

宰延客已燠黑靈運詩朝遊窮燠黑張燈啓

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原被讒於楚

懷沙自沉宋玉為之作招魂甫意若曰盜賊

充片身涉艱苦魂魄為之沮喪故孫宰剪紙

其魂也以招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也闌干眾多貌衆雞爛熳睡以喻諸子幼小也

不闌干闌干淚衆雞爛熳睡以喻諸子幼小也

餘年之足惜憫眾雞之無知喚起露盤殮

晉公孫重耳過曹曹大夫僖負羈饋盤殮寘

壁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

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師曰惟孫宰尚義以

復以盤殮禮之加恤故甫誓與之結為兄誰

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能披心肝以氣義相

待者寔難其人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胡官切

日公以天寶十五載避寇入鄜今云歲月周

即是指明年至德二載而言胡羯仍構患謂

史思明等引兵共十萬寇太原及安慶緒立

使尹子奇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趨睢陽

通鑑見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賊而脫身達

行在所故寄此詩感其恩懷其人矣無羽翼

自是執別已經暮年盜賊尚未平恨無羽翼

可到同谷與孫宰歎會此渴仰之辭也

發秦州

宋

日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

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時舊說是矣

當是乾元二年赴同谷時舊說是矣

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

也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

詩適日

彼樂土師曰同谷在京之南不經殘破故無

云樂土修可曰莊子云吾無糧故無食

衣思南州宋曰雪賦裸壤重繪註不衣國也

源十月交鮑曰唐志漢源屬同谷郡大槩美

十月之交去秦也

源出漢之養山寰宇記秦州

木未黃落蘇曰賈誼長沙十月草木尚未黃

况聞山水幽水一作東栗亭名更佳鄭曰今成下

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宋曰衡山者道迷糧盡

邊息巖下見一老公告之以飢與之食物如

薯蕷後不復飢

本草薯蕷充五

崖蜜也高山巖石間作之色青赤味小噉食

之心煩其蜂黑色似蠱希曰崖蜜則蜂於崖

藏輕身不飢

石上所作之蜜成州多產此故貢以蠟燭李
 義山蜂詩云紅碧寂寥崖蜜盡碧簾迢遞霧
 巢空唐人大抵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
 稱蜜為崖蜜也西都賦鏡清流又方舟並驚
 俛仰極樂謝靈運詩密竹使徑迷方舟並兩
 船也兩雅云大夫雖傷旅寓遠作一庶遂平
 生遊源之地向幽南不甚寒十月之交草木
 未落况又山水之幽可以寓居栗亭縣在郡
 東五十里其田肥沃又可以耕其暮嶺崖蜜
 冬筍之類又可以充腸其清池又可泛舟雖
 客居遠遂其樂也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
 希州而應接非本性接進退非吾本性趙曰
 王言也敬過越州見潭壑澄徹清流瀉登臨
 未銷註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憂 樓曰王仲宣登樓賦登茲谿谷無異石塞

田始微收 豈復慰老夫 夫作大惘然難久留 惘

作惘 憂 趙曰秦州衝要之地人事紛冗况甫

平昔心性懶不能應接煩劇而登臨又無奇

山佳水可銷憂兼是砂石之田最為燒墾所

收微薄又不可以養生是以難為久留而去

之同谷也 補註 趙曰以景趣言之則谿谷無

異石以地地利言之則塞田始微收皆不足以

慰我懷抱 日色隱孤戍鳥啼滿城頭 趙曰河

而當去也 團日隱州鳥 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古詩曰

啼滿城頭 飲馬長 磊落星月高 趙曰古詩兩頭織織新

城 蒼茫雲霧浮 歲陰窮蒼茫雲貌同 大哉乾坤

內吾道長悠悠謝曰言天地雖寬而吾道狹

矣故曰長悠悠

赤谷鶴曰以晨發赤谷亭又前有赤谷

西掩則此亭在秦州近境乾元二年作

天寒霜雪繁子曰詩正月繁霜既降遊子

有所之朱曰李陵詩天寒既至霜雪既降

重來未有期蘇武詩晨發赤

谷亭險艱方自茲朱曰任彦昇詩晨發富

石無改轍朱曰曹子建詩中塗絕無軌改

改轍我車已載脂朱曰詩載脂載山深苦多

風朱曰魏文帝苦戰行落日童稚飢

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朱曰

無煙火公詩言童稚苦飢而村墟尚遠煙火

無所追求以造飯也朱曰曹子建詩中野何

故鄉不可思朱曰魏文帝詩懣懣多愁思綿

常恐死道路朱曰語寧死永為高人

也古詩曰嗤赤之切笑

鐵堂峽鮑註曰欽止云此篇雙聲疊韻體

王元謀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
 荅曰互護為雙聲礮稿為疊韻其按古
 人以四聲為定蓋謂東方喉聲為木音西
 五音為定蓋謂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
 舌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
 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
 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韻故
 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字不同韻故
 謂之雙聲礮稿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
 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驥慷慨
 吟啞霹靂深皆雙聲也若侏儒蒙峘峘
 龍從螳螂滴瀝皆疊韻也按李羣玉詩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勒乃疊韻詰
 曲崎嶇乃雙聲也鈎勒乃疊韻也
 裳飛 峽形藏堂隍 于兩山之間 鶴曰九域志
 山風吹游子縹緲乘險絕 縹緲普沼切

此峽之西北有上峽下峽成峽口壁其
 鐵其色黑若積鐵也 徑磨窮蒼蟻 帝脩
 條摩蒼天常道立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石與
 厚地裂脩織無限竹作限一嵌空太始雪作空孔
 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 威遲哀
 壑底 周道倭遲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徒
 旅慘不悅 謝靈運詩徒懷松栢悅 水寒長冰
 橫 長冰積路 我馬骨正折 日詩我馬瘠
 骨 密行水寒傷馬骨 長 生涯抵張矢盜賊殊

未滅師曰孤矢言盜賊與也自盜賊竊發以

抵之抵抵孤矢則飄蓬踰三年商君書曰夫

遭用兵之時也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回首肝肺

也古詩轉蓬離本根飄飄畏長風

鹽井唐蜀都賦家有鹽井六百四十

井而成州雋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或州之

遂間普果等十州鹽井總九十八貫

鹵中草木白慎說文曰鹵鹵者生鹽也東方謂之

斤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常困於鹵中

青者官鹽煙蘇曰郭思瑤溪

煙蓋官作既有程琳詩官作自有程陳黃鹽煙

在川東煮海為鹽吳王汲井歲捐捐戶骨切用

力貌字或從木非是莊子天地篇子貢見漢

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播播然用力寡出車日連連莊子駢拇

甚多而見功寡膠漆纏糾連結也天卷自公斗三百轉致斛

六千宋曰轉致一言貿易也夏商一石六千倍

收其利希曰唐志云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

錢乾元元年第五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推

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二百一

十此詩作於乾元二年何以乃云斗三百當

是天下艱危因民所急而稅君子慎止足

劉晏之策行而愈昂矣 張景陽詠史詩達人知止小人皆喧闐

曰小人足則知止也 良物物理固自

則愈貪也 **我何良嘆嗟** 乃良久也

然取之此理之自然何可嘆嗟乎

寒碇 魯曰寒碇秦地名 鶴曰乾元二年

垂二百里又七十里至成今公自十月

去秦而至此已仲冬之交則此碇當尚

在秦州之境

行邁 日悄悄 黃曰遠行日邁 又憂心悄悄

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 亦秦地名 **積阻**

靈天寒 日雨雅釋云天風而雨土為靈 **寒碇**

不可度我實衣裳單 作貧一 **况當仲冬交** 甫自

秦至此已十一月故云仲冬交甫於詩皆以

謂之詩 **泝沿增波瀾** 泝逆流而上也

謂仲冬 **野人尋煙語** 野人與之語則知路少

風急也 **行人行子旁水餐** 煙疎關也 **此生免荷戈**

也 鄭曰荷何佐切負也 憂 曰及庸朱切古今

注戰之遺象也 深 曰候人詩荷戈與及 蘇曰

勉力并春此生何望青雲致身倘免荷戈執

及其幸 **未敢辭路難** 批 怨傷中厚得詩人之

亦非細

之難猶愈於荷及之夫
所以不敢辭路難也

法鏡寺

鶴曰同上是乾元二年作詩云
愁破崖寺古意尚在秦州也

身危適他州

餓而欲適同谷也
避關輔之**勉強終勞苦**

曰謂此行本出於不得已也
陶侃曰陶侃此
勉強仕宦終亦勞心苦力但歸老田園養此

疲蕭可矣**神傷山行深**秦曰山行深謂經九
曲坂頗令人傷神**愁破**

崖寺古駐足忽使人愁
法鏡寺可也以**嬋娟碧鮮**

淨鮮曰吳都賦擅纒嬋娟玉潤碧鮮
趙曰碧
言竹也竹謂之嬋娟唐孟郊有三嬋娟

謝靈運詩云初篁苞綠籜盧子諒詩
回回山
謝靈運詩云初篁苞綠籜盧子諒詩
回回山**蕭滅寒籜聚**又所隔切
六切

謝靈運詩云初篁苞綠籜盧子諒詩
回回山**回回山**

根水山一作石
劉公
舟舟松上雨洩雲

蒙清晨謂泉行高山下如雨冷氣四散為
恒翳顏延年詩泚泚雲已漫漫夕雨亦淒淒
曰洩與泚同泚猶出也
夢曰曉雲溶洩而

濛籠也**初日翳復吐**微陰翳陽景
朱覺半光

烟烟曰堯謨耕切
戶牖粲可數
主切計也言

雲曰雖隱映而此寺聚
然鮮明可以映一而二計也**拄策忘前期出蘿已**

亭午出說文曰在午曰亭在末曰映亭高貌
亭午曰說文曰在午曰亭在末曰映亭高貌

亭午曰說文曰在午曰亭在末曰映亭高貌
遂忘前正高也甫拄杖於此遠眺法鏡**冥冥**

子規叫魂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
希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

希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
魂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

魂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
希曰子規一名杜宇蜀人以爲望帝

冬之交而其聲已聞地氣之暖使然
也公去秦以赴南州之暖可見矣
復取批語自老意○師曰南欲少憇此寺奈
取就一遊於是
前邁故云云

青陽峽

隴坂當是乾元二年作

花日詩謂之塞外又謂東笑蓮
則非秦地矣又云昨憶踰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

師曰天下山惟南
最多甫自秦適同

谷是也北岡巖相經亘師曰盧子諒詩雲水
傍如牛角而來時其兩

氣參錯師日謝靈運詩迴破角來

日言兩山來時其兩
天窄壁面削師一作穿

峽中天地逼俠面前
山峭如削壁然也
礮西五里石師曰礮苦

石名也縱橫五里乃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

師曰後漢李左九曲歌安得力士翻日車
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

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
俯恐坤軸弱師曰坤

軸也此言落石之聲勢以其聲震天而日車
為之側其勢可以壓地而坤軸為之弱也

師曰恐弱不能載石以六其石之高故
也博物志地有千石六其石之高故

魁嘯有風師曰天台賦始經魁明秘切鬼屬

遠蕪城賦木魁山鬼野鼠城狐風生隔水
見晨趨師曰何遜詩云林間夕風生隔水

正人使臆魁乃言亂世無霜霰
茫茫昨憶前

隴坂昨憶一作憶昨**趙**曰漢書天水郡註有

曲不知高幾里**高秋視吳嶽**秦伯曰周禮雍州其鎮

志吳山在沂縣西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

咸陽以為西嶽此公自華之秦時所見也

東笑蓮花早北知崆峒薄希曰吳岳之高東

蓮峯在泰山**超然侔壯觀**寶弼曰觀古亂切

崆峒在岷州**超然侔壯觀**相如封禪書斯天

下之壯觀**趙**曰言青陽峽山已謂殷寥廓

超峙而起可侔吳岳之壯觀

作隱**鶴**曰殷音隱**殊**曰天**突兀猶茲久**前險謂

台賦太虛寥廓而無闕

已盡至此依**及茲嘆冥冥**嘆一作欲**趙**曰

然相隨來也**及茲嘆冥冥**至其赴人之際嘆

神造之冥冥而不可測也**冥冥**曰按集公於

赤谷詩云險難方自茲蓋詳登隴坂之險遂

遠眺吳楚之山其勢皆雄峻唯蓮花崆峒山

比之尤為卑小及此得覽五里石超然特起

可侔吳岳已謂險阻盡於是矣豈意突兀之

勢隨人無盡使我嗟嘆冥冥之中始知天地

寥廓壯觀**非一而已**

龍門鎮鶴曰龍門鎮在河南縣然非秦

道濕殆是成州亦有鎮與之同名又詩

云防虞此何及嚴礪元和嘉陵江二

州百里通漕以此饋成

細泉蕪輕冰沮洳棧道濕夢弼曰沮縣茹切

濕也棧士諫切又士限切

編竹為閣道謂之棧道

不辭辛苦行迫此

短景急殊曰舞鶴賦急景凋年歐曰石門雲

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

雷隘

雷謂石門一作雪雲隘一作溢

註云石門在漢中之西

古鎮峯巒集旌竿暮

慘澹

竿暮堅其色慘澹也

風水白刃澁

曰澁色立胡馬屯成臯

於成臯鞏防虞此何及

時也○防虞此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

何及言已後時矣

泣陸士衡詩苦哉

熊羆咆我東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黃白虎豹號我西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路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我後鬼長嘯我前我後鬼長嘯我前

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此堅成悲

之極時鶴曰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

為官采趙曰雲梯字起

美箭五歲供梁齊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

謂今之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也故采箭以

供官用矣希曰自天寶十四載至今乾元二

年為苦云直斡盡鄭曰斡口旱切亦作苛補

無以充提携鮑曰空手充提携以獻聊奈何漁陽

騎颯颯蒸黎或言安慶緒之兵也虞曰漁陽騎指

山所領皆漁陽突騎叛於天寶十四載颯

颯如風之疾長驅來陷兩京天下驚駭也

積草嶺公自註同百里休駕投諸彦邑有佳主

人情如已會面則積草嶺在同谷

縣邊境公將到縣得縣令書故云

連峯積長陰謝曰謂草木陰翳也虞曰白

日遞隱見鄭曰言日光射一無也颯

颯林響交虞曰颯蹀慘慘石狀變山分積

草嶺路異明水縣虞曰謂自此嶺之外東

水也明水旅泊吾道窮仲尼曰吾道窮矣表

年歲時倦暮之時是以倦於行役卜居尚

百里休駕投諸彦趙曰百里乃縣城也諸

卜居蘇曰季尤休駕沐浴投諸英彦

佳主人情如已會面

趙曰古詩古稱會面難

識相來書語絕妙

蘇曰沈約得來書詞語絕

氣味遠客驚深眷

慶弼曰遠客甫自稱荷諸

也驚食蔽不願餘

趙曰左太冲詠史詩飲茅茨

眼中見

趙相去尚百里想像如見願休焉息

阿人薛羅若在眼陸士衡詩髣髴眼中人

泥功山

鶴曰唐志云成州寶應元年沒

境泥功山置行州自秦至成不滿三百

里涉兩月乃至為詩十有二備言辛苦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

勞人功

慶弼曰昔傳說版築傅岩即此地蓋

其兩傍而

不畏道路永

反

一作乃將一作及此 不怕道途遠

馬為鐵驪

宋曰馬過山翻為黑色之驪曰小兒成

老翁

慶弼曰小兒經此輕捷 哀猿透却墜

作孫慶弼曰猿墜於 死鹿力所窮

力窮於泥也 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慶弼曰

來者須是防護無為忽

發同谷縣

公自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十道志正始中立廣業郡領白石栗亭後改曰同谷甫寓居同谷屬同谷餽

又自同谷入蜀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

宋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

席也竈孔不至於黑言無暇炊爨也席卧褥

也言卧褥不至於况我飢愚人作夫焉能尚安

宅曰按唐書甫居同谷兒女至有餓莩奚為

乎詩其究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州要衝懶於應接按集公嘗有詩云地僻懶

謂此也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季行役曰一歲之中凡四行役夏發華州

至成州故云仲冬見虹霓仲仲去絕境

直中切心變貌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

作慘回首白崖石

在同谷迴首尚白崖山名臨歧別數子握

手淚再滴

一作雖舊情深知窮老多慘感

蓋多新交而惜別之情則如故舊之深遠

尉賓客欲至崔公乃署門平生嬾拙意作拙

偶值棲遁迹山林隱道棲詩云京華游俠客

即棲息初不去住與願違趙曰愁康云仰慙

林間翮蘇曰裴寧去往不能如願四海干戈

不如此物羽翮飲棲出入自得長嘆久之蘇曰

媿於林間之鳥也余觀公惜別之情必迫於寇攘而遷也

木皮嶺鶴曰嶺在成州之西境入蜀忙

赴蜀門是乾元二年十二月作

首路栗亭西宋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

險尚想鳳凰村馬曰依悵不忍去之意賦鳳凰臺北對西康州地理志云同谷縣置

西康州則臺與村在成州之北而栗亭在州

也東季冬携童稚童一作幼辛苦赴蜀門魯曰蜀門也

南登木皮嶺險難不易論南故曰南登州汗

流被我體大觀曰漢史祁寒為之暄宋曰書

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宋曰雪賦瞻山則

屢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有一作見

祿山僭稱帝號也張昶華山碑云山莫

惟五岳仰干塞大明千一作看日塞俯

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鬪蘇曰劉安招隱士虎

徐庶見孔明曰虎豹爭鬪必有三分即無鬪矣先生屢

何法以格之孔明曰使三分即無鬪矣 踞風水昏夔險阻難行也 高有廢閣道蘇曰

也 摧折如短棘夔短棘一作斷 下有冬青林蘇曰今之

曰木名經冬不彫今所在有之 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

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蘇曰蜀都賦金馬馳

而曜儀連珠金碧之使 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

圖一作墟目擊玄圃存蘇曰蓋以崑崙之玄圃

目擊而道存又神仙傳曰崑崙一名玄圃一

名積石瑤房一日閭風室一日華蓋一日天

柱又楚辭天問崑崙玄圃其尻安在註云崑

崙山名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巔曰玄圃乃上

通於天也 夔夔幸之後改曰西京故甫盛言

其風物而寄托之崑崙也 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老無所歸往也 白沙渡蘇曰渡之水水乘蜀水於廣業郡

也者 畏途隨長江蘇曰莊子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阻道可畏懼者也 渡口下絕岸

路險阻可畏遂避之而泛江也 差池蘇曰差初加 杳窈

絕岸千丈 差池蘇曰差池緩進貌 杳窈

入雲漢

杳一作宵 **夢** 如入雲漢也 天寒荒野

外日暮中流半

渡 遠也 我馬向北嘶

忘故鄉也 山猿飲相喚

求侶甫與兄弟

與猴獼不共山宿 水清石礚礚

石礚礚遠行不如歸 沙白灘漫漫

日礚礚遠行不如歸 沙白灘漫漫

漫去聲

蘇 日沈林文詩

迥然洗愁辛 王夷甫得書洗

蘇 多病一踈散

日嚴助遊陸渾山歎曰

沉鬱 高壁抵嶽峯

欽一作岑嶽 洪濤

越凌亂

謝惠連詩清波時凌亂 臨風獨回

首

英猷時復回首東望 攬轡復三歎 日范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水會渡

一作水迴渡 日渡名水會即

年已父當是乾元二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

日寇恂中夜悲

日水行瞬息千里不比山行程期有

微月沒

已久崖傾路何難

日謝靈運詩崖傾路人

馬不通如逢泥 大江動我前

謝文暉詩大江

流日 洶若溟渤寬

穿池類溟渤 篙師暗理

楫日謝靈運詩理棹選自閩禹習御長風

須史翫靈胥日篤如勞切刺船竹也而**歌笑輕**

波瀾蘇日謝眺新城路詩吳**霜濃木石滑**

風急手足寒作急烈**入舟已千憂**日謝靈運

陟畏舟就陸復陟萬盤**回眺積水外**眺一作子

之巖其勞可知也**回眺積水外**眺一作子

日積水成海與岷河鳳三州不遠河州又有

鳳林縣疑是鳳溪鳳**始知衆星乾**灑○窮而不

日乾音干燥也初疑天與水相通及登巖**遠**

遊令人瘦詩沈憂令古人老又吾得行遠遊遠

遊之**衰疾慙加餐**靈運詩衰疾當在斯

日陸行一上一下升降困頓

飛仙閣日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

水經註大劍戍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絕

道矣飛仙以言其高

土門山行窄作土**微徑緣秋毫**一作徑微上

言徑路之細也**微徑穿雲仰視緣雲若秋毫蟠折****棧雲闌**

干峻勢凌雲也闌干多也**梯石結構牢**謝文

土詩一

三

暉詩結構
何迢迢
萬壑歌
踈林
林一
作竹
壑爭流
日願
積

陰帶奔濤
謂積水也
寒日
外澹泊
日月長

風中怒號
則萬竅怒號
風作
歌鞍
在地底
日言

少憇也
閣道而
始覺
所歷
高往來
雜坐卧
人馬同

疲勞
行日已遠
武帝苦寒
行行
浮生有定分

飢飽豈可逃
定分非所苟欲可得也
歎息

謂妻子我何隨
汝曹
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五盤
謂棧道盤屈有五

五盤雖云險
山色佳
有餘
山氣日夕佳
仰凌

棧道細
道一作閣
漢祖
俯映江木
踈地

僻無網罟
此中林幽地僻無網罟彈射宜爾

水清反多魚
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

好鳥不妄飛
甫自傷奔走曾好鳥之不知還

野人半巢居
皆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喜見淳朴俗
澆淳散朴
坦然
心神舒
東郊

尚格闔
臣猾何時除
息尚思格闔戰壘滿目

政散民流
田畝蕪沒
寧不心痛
趙日指言
東郊之東郊安史之兵所在

東郊賦巨猾

間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宋曹子建詩
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晉陶淵明詩
樂不如此早旋歸

龍門閣龍道即棧也或云棧或云閣非樓

清江下龍門龍水經云地理志施州清江郡

龍門即龍門鎮所謂沮洳棧道濕茲云閣者
在山巔彼所謂沮洳港水之下流蓋龍門之
所以名列數郡為廣絕壁無尺土晉龍門鎮

兩下兩傍山壁立無一尺平地長風駕高浪

郭景純吞舟浮海底高浪駕蓬萊浩浩自太

古宋曰浩浩水貌音上聲危途中縈盤危途

縈盤仰望垂線縷夢道之細也喻閣滑石歌誰鑿

架空為飛梁閣道鑿石浮梁裊相柱夢日柱

以木為橋梁也方言造舟謂之橋目眩隕雜

花頭風吹過雨浮梁之裊皆難行之地故目

生眩頭生風矣目眩出史心亂目眩之昏眩
如見雜花之隕落頭風出魏太祖讀陳琳檄
草頭風自愈頭或生風如過雨百年不敢料

之吹皆言其地險絕而然也百年不敢料
長短曰劉機百年興衰一墜那得取夢日言

保其墜不敢自飽聞經瞿塘作知一足見度大

度之險峻推言而比之大庾嶺名趙曰以龍門閣

下大庾嶺在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日數

其所切計也師曰瞿塘之峽大庾之嶺雖為

險不若此閣道為險之至甫至此恐懼若屈

指數險阻之處當從此始也

石櫃閣鶴曰詩云季冬日已長當是乾

此方入蜀故曰蜀道多草花

季冬日已長唐節後旋長山晚半天赤何曰

照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日江淹詩崦

鏡奇石櫃曾波上慶曰曾與層同謂閣道

似櫃臨虛蕩高壁慶曰郭璞江賦迅雖臨

容清暉回羣鷗靈運詩山水含清輝謝暝色

帶遠客宋語錄曰謝靈運詩林壑歛暝色唐子西

未為極勝到眼色帶羈栖負幽意感歎向絕

迹信甘孱懦嬰鄭曰孱弱也切不獨凍餒迫

憂子所嬰累不獲幽隱故也優游謝康樂

彭澤彭澤令乃賦歸去來吾表未自由一

彭澤彭澤令乃賦歸去來吾表未自由一

作謝爾性有適亮優遊放浪無所繫滯今甫
安謝靈運陶元
未能自由比於二子適性之樂頗有感焉

桔栢渡鄭曰桔居胥切宋曰桔栢乃文

是蜀之衆水於此會而下荆南故詩云
東逝不可要高通荆門路關會滄海荆

青冥寒江渡青曰楚辭據青冥而據虹駕竹

為長橋竿濕煙漠漠謝玄暉詩竿濕煙紛漠漠

江水風蕭蕭水一作末風蕭蕭兮易水寒連

箏動嫋娜鄭曰箏側栢反嫋乃了切娜奴可

繩橋曰蠶叢之世以竹索為橋亦名征衣颯飄

颯急流鵝鷓散水鳥或謂鵝鷓喻舟船因急

流而散亂之也宋曰西都蒼鵝鷓鵠也絕岸

龜鼉驕而驕壯也或謂龜鼉喻橋梁也橫絕岸

長丈餘甲如鎧也西轅自茲異轅西向成都

東逝不可要行可以下渝合二州也高通

荆門路荆矣盛弘之荆門軍東西之路自此而

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闊會滄海

潮孤光隱顧眴遊子恨寂寥無以洗心骨謂無物可

以寫憂也前登山椒山登一作路脊無草

木也釋名山頂曰冢亦曰椒廣雅上高
四墮曰山椒謝靈運詩稅駕登山椒

劍門夔州東曰按地理志劍州劍門縣在

郡皆自是故以門名背有閣道在梓潼

閣銘惟蜀之門作固作
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

惟天有設險夔州曰易天險不可升地險山

關夔州曰北有劍門天設險以全其封疆夔州許襄

下壯夔州天設之險為天下之壯也夔州曰嚴助至

險扼隘喉衿莫過此關也壯連山抱西南石

角皆北向夔州曰此言地勢雖險而趨中原

自然之勢觀劍門山雖抱西南兩崖崇墉倚

之高也詩言古有二山刻畫城郭狀夔州曰謂

以為固如刻畫然夔州曰蜀都賦金城一夫怒

臨關夔州作門一百萬未可傍補註趙曰此言

恃為險絕也其義起於蜀都賦曰一人守隘

萬夫莫向故李白蜀道難亦云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然公用於五言則第三字為腰字最

為難下非怒字不足盡之蓋其雖險一夫

猶不能為也珠玉走中原岷峩氣悽愴玉珠

一作玉帛夔州曰陳涉珠玉無脛遍走中原趙

珠玉曰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携

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

我山在成都之西南我眉山是也遠人困於
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峩以二山無情之
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珠玉才走
中原而岷峩有惜之意至於悽愴此重言
形勢之地自欲為一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
區而擅其珍產也

放相自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舊蜀蜀
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
國未嘗稟天子正朔至秦鑿岷峩以通蜀務

在懷柔遠入遂修臣職以貢奉田中國雖然職
貢而太古淳朴之大道已喪矣

侯分權擅據割地土不復有職貢之道趙曰
跋扈者廢職貢而不可制公詩託言後王尚

柔遠而不敢斥言蘇曰章邯遂
王者削弱之故

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宋
通相王曰王

李特送流人至劔門箕踞四顧大息曰劉極
釋有此形勢而束手於人乎遂潛謀割據極

力不相讓趙曰遂使英雄者見霸王在高視
割據皆極力為之而不少讓宋曰成都自公

孫述劉備李雄王建孟知祥之屬皆因中原
多事恃險

吾將罪真宰趙曰莊子若有真宰
割據也

意欲鏹疊嶂趙曰鏹楚產切平鐵
真宰造

此危巒疊嶂之險故英雄始割據其地甫將
欲罪彼天工而鏹其險阻也蘇曰表盎曰諸

公欲鏹連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趙
而造物復如何

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
趙曰險而惡負固者忠憤之辭

中原未平之日偶復有為割據之禍者是以
臨風惆悵而為國家默為之慮也補註碧溪

詩話老杜劍閣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鏹疊
嶂與太白槌碎黃鶴樓刻却君山好語亦何
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
有義氣槌碎刻却之語但一味豪放了故昔
人論文字
以意為主

鹿頭山

唐志德陽縣南距成都百五十里

鹿頭何亭亭

賦言宮室曰亭亭高貌

日慰飢渴

陸士衡詩願保連山西南斷

俯見千里豁

飲食及至鹿頭山已斷絕下視

成都沃野千里豁然舒遊子出京華

劍門不可越

鍾會平蜀至綿

原野闊

及茲險阻盡始喜

遊成都山鎮重復險阻艱難若恐中

途委棄不謂能越劍門之險殊方昔三分霸

氣曾間發

蜀

天下今一家

蜀

雲端失雙闕

蜀

天子闕也失雙闕者以天下既一家皆為臣

屬故所僭擬天子之闕不復見矣或曰雲端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元有

文令人傷文一作才復復曰律即兀切律兀

蜀人有文章皆不顯用於漢甫至此何處埋

爾骨復曰左氏傳紆餘脂膏地廣廣曰紆餘

膏地言其慘澹豪俠窟俠俠曰謂此地出豪

京華遊俠窟公變其字耳杖鉞非老臣宣

風豈專達復曰此州最為難知儻非得老

事不見掣肘於朝冀公柱石姿乃僕射冀國

公裴冕也時為劍南節度使論道邦家活

吳志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論道邦家活

日三公論道之職復有柱石之才尹鎮此邦

已餘歲月乃成都之深幸甫喜遇之故有斯

人亦何幸之句或謂冀公為尹尚有歲月之

期斯人之所以幸也此句可以見子美初來

成都非為嚴武而來也

成都府復曰成都府劍南西路蜀州

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也

說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今也日薄桑

榆而其光翳翳止足照我衣裳則不能

遠照矣以喻明皇以太上皇居西內也

初月不高出眾星尚爭光喻肅宗即位

未久而更思明之徒尚在也蓋肅宗即位

於天寶之丁酉而子美乾元庚子至成

日公以上乾元二年七月遷于西內今詩季

上詩一

三十一

八

冬樹木蒼則年初到成都時作先明皇

遷西樹內半年脩可謂托意明皇遷西內

翳翳桑榆日蕭宗即位未久而安史之徒尚在恐未必然柔脆之木喻老年將衰朽也陶

潛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照我征衣江淹詩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東

裳宗詠懷詩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我行

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方蘇曰曹植與陳琳疏曰昔藥子西園聯鑣遊泳語笑嚮今忽睽別在天一方後會邈然

莫可但逢新人民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未卜見故鄉謂長安也大江東流去

謝玄暉詩大遊子去日長去日一作日月苦

江流日夜遊子去日長去日一作日月苦

多家多也曾城填華屋完也或曰曾與層同與陟刃切

郭旁流山上曾有城九重華屋深曰西都賦闐城溢

百塵冬榮季冬樹木蒼凋也深曰言地暖草木不

元二今詩云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漢地

則至會也吹簫問笙簧俗樂也深曰居覓切言其

少年名都多妖女京洛出信義無與適邦信美曰此

但甫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

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

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

雖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

川梁四愁詩日冀知己者有所利濟也沈思純

極川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憤怨悲憾

之默然趙日觀衆鳥識巢而返初月出不

歸乃思中原故鄉之地而不得返自古有羈

高衆星尚爭光批語次寫景註者自古有羈

旅我何苦哀傷夔孟子之流託迹侯國所

不能免况甫乎此乃自寬之辭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

公得柳字韻鶴日詩云重見衣冠走黃

我來入蜀門我甫歲月亦已久夢日乾元

廣德元年下峽之荆南歲日豈惟長兒童

可謂久矣古詩歲月忽已晚豈惟長兒童

日長丁自覺成老醜宋日阮籍詩朝為美

丈切坦率失身為杯酒宋日鮑照詩失意杯

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宋日鮑照詩失意杯

其身特以愛酒而已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

舊註引失意非是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

後節挫一作人蘇日邢充曾襟恢廓豈折其高

甫謂人性坦率每以其節而悔過之義夢日

登嚴武床斥其父名幾為武所殺是以自刻

責乃辭飲徒更折節為謙節也記云自後者

人先之折節居萬夫也昔如縱壑魚夢日甫

之後示其不尚人也昔如縱壑魚夢日甫

天子命宰臣召試文章後又擢為左拾遺甫自期將大見用豈不如縱壑大魚乎王褒頌

如巨魚之今如喪家狗流落無所依棲則又

如喪家之狗失其所也家語既無遊方戀行

孔子累累然如喪家之狗語

止復何有喪父母故無遠方之慮或行或止

也都無拘繫按集有甫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

厚故於取別之際各隨其厚薄而告行也

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批寫得周至

州開造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

兒鞞紅旗此樂幾難朽六一作或補註趙曰

日車隱崑崙日入也謂鳥雀噪戶牖

曠蕩居少室山鳥雀朝夕噪宿戶牖坐隅之間鳥雀以日暮故知歸也陶潛歸去

來辭鳥倦飛而知還甫自傷為波濤未足畏

三峽徒雷吼流海水上潮波湧而畜起混混

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所憂盜賊多重見

衣冠走可畏甫謂三峽之水徒若雷吼此未

足畏所憂者盜賊未平衣冠之士竄走避賊

了無定居也衣冠嘗避祿山之亂今又避吐

重見也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吐番陷京

師代宗幸陝中原無消息甫避寓一隅不知天子安否如何足見其忠不忘君堯黃屋非心黃屋即車上蓋不敢終作適荆蠻朱曰王

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捐棄中國安去遠身適荆蠻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排用莊叟朱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註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得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乃可以入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

謝靈運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趙曰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

題云南斗之地挂席而上之非適吳楚而然乎有使即寄書憂彌曰使所吏切從命者玉臺新

無使長回首謂思章使君也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梓州東南六十里今題云早發縣南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無禮也詩終窶且切貧筋力豈能

及人有此數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

傳家貧以征途乃侵星遠詩侵星赴早路

筋力致養

得使諸病入憂彌曰甫以老年貧窶不免奔

逮及於事况或侵星早行冒犯鄙人寡道氣

霜露得使諸病乘隙而入也

道氣謂不能養氣配道寡在困無獨立傲裝逐

徒旅魯曰顏延年詩改服飭徒旅修可曰張

而做裝註達曙陵險澁夢也甫謂寡道氣在困

窮之際不能獨立是以促裝隨逐徒旅自衣

達旦陵歷險澁之途豈能無病乎潘正叔詩

世故尚未夷寒日出霧遲夏面曰日出清江

轉山急唐曰江為山所激希曰唐志雖為清

洪水而言如謂清江白僕夫行不進駕馬若

日落欲盡之類是也維繫切詩繫之維立汀洲稍踈散垣夷也

風景開快悒快悒曰景物可開空慰所尚懷

終非曩遊集夢情懷論其得所終不若昔日

遊集也表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難屢一

破顏而已非其至樂也茫然阮籍途魏氏春

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轍所窮輒慟

哭而反顏延年詠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

窮能更灑揚朱汝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

無慟更灑揚朱汝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

以南可以北也余謂甫遭窮途至於東

西南北了無定居安能免其揮淚乎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魯

地理志通泉縣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

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甫

至此覽眺愛其山水而有是作鶴曰舊

史通泉漢廣漢隋縣也新史大曆二年

屬遂州此詩作於寶應元年

十一月故詩云冬温蚊蚋集

十一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亭午遊氣高，義和

冬温蚊蚋集。南地暖也。入去，鳧鴨亂。高日行

登頓生曾陰。陰萬里生。文通詩：日落長沙渚，曾

靈運詩：山行窮登頓。歌傾出高岸，驛樓表柳

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劉公幹詩：綺麗不可忘。

盡日窮壯觀。一作目。山色遠，寂寞江光

夕，滋漫傷時愧。孔父皆傷時也。孔子嘆鳳泣麟

乎。去國同王粲。王粲字仲宣，山陽人。漢獻帝西遷，西京覆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乃之荆州，依劉表，其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發閬中。閬中，公廣德元年九月自梓入，閬中詩云：別家三月一得書，當是元

州二百二十里，三月之間，一往反焉，其愁苦可知。

前有毒蛇後猛虎。盜賊也。日喻：溪行盡日無村

塢。日時盜賊縱橫賦役。江風蕭蕭雲拂地，

蕭蕭兮易水寒。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

憂歸意速歸吳楚也秋花錦石誰復數別

曰數所具切計也趙曰此言歸梓州也秋

家三月一得書至十一月而復歸梓涉三月

也避地何時免愁苦者避地

數劉郎浦曰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

郎鼎峙心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

州當是安曆三年往公安時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曰甫自公安縣經疾

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

盡豺虎曰言多盜賊也趙曰十白北風風

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

帽青鞋歸去來曰雖在江湖厭與漁人為

帽乃籜冠青鞋乃芒鞋也

宿鑿石浦曰詩云仲春江山麗正是

遂賦詩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

敢不繫一作不敢繫曰飄暴風也趙曰莊

矣流蕩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噤曰噤呼

雙彼小星缺月殊未生注日缺青燈死分翳

批極明滅之態安得不悲○注日青窮途多

俊異亂世少息惠注日俊異之士在窮途則

思其鄙夫亦放蕩注日甫草草頻年歲注

謂經歲勤動也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批此彖繫亦何當殆膚引耳○注日聖人作

易與民同憂患也其言象皆示於彖繫注日

在仲尼不遇之其有憂患乎注日言彖繫之作

亦憤懣而有所激耳注日詩云高帆終日征

歌哭俱在曉注者為商旅哭者為征夫也注日歌行邁

有期程注日邁遠行也言孤舟似昨日注

不覺進也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注日

切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注

鳥數出求食所以自飽魚既潛而猶驚所以

求活而小民利之網羅其鳥罟罩其魚害物

而生此公反傷前王之設法也易日作結繩

而為網罟以佃以漁注日網罟先王所以養

民也而後人反以為業賦斂所碧藻非不茂

高帆終日征注日藻水菜也碧藻非不茂

其性微物尚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注日

然况百姓乎

戈未寧故崩迫而情偽日開也趙日開放此
情懷於終日征行之間也趙日蕭大傳辭
崩禮表不勝
迫之情

過津口慶日津口屬江陵左

南嶽自茲近慶日南嶽謂衡山湘流東逝

深深日湘流和風引桂楫趙日梁元帝烏栖

為春白漲雲岑批自是景迴道過津口慶日水

道迴而多楓樹林趙日阮籍詩湛湛長白魚

因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

心趙日物之通塞雖微不足道而仁者於物

幸此所以惻隱仁者之心也兗餘不盡酒膝

有無聲琴慶日陸士衡詩兗餘殘酒膝有

也補趙日無聲之樂蓋聖賢兩寂寞眇眇獨

開襟宋日陶淵明經曲阿詩眇眇孤舟逝趙日

王仲宣登樓賦向北風而開襟

次空靈岸鄭日空靈當作空舫鄭道元

首句云云空靈灘也况詩與題俱為空靈

與空舫自不同

汙汙逆素浪鄭日汙音雲師日落落展清眺

漸入寬平之鄉也阻
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

妙空靈霞石峻
希曰湖中記云湘水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擣蒲矢

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此云霞石蓋指岸石如朝霞也
楓枯隱奔

峭
括一作枯曰流峭謂峯峭也木名
青春猶無

私白日亦偏照
深曰言岡嶺互為日所出沒

也**蘇**曰陳嬪妃白日**可使營吾居終為託長**

昭然亦有偏照之義**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

日覲羈致**佳處領其要**

切見也**微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覲賞延**

宿花石戍
鶴曰按唐地理志潭州有淥口花石二戍又詩云地蒸南

風盛春熱西日暮當是大曆四年春入潭州作疑詩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租

賦謂其年二月遣御史統商錢又云山東殘逆氣謂揚子琳反殺夔州別駕張

忠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疏開關水
一作

彌**木雜今古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
彌曰自白狗峽至空靈山花石皆開關之峽

也**四序本平分**
慶曰宋玉九

日言四時多南**四序本平分**
辯皇天平分四

風其地春熱也**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
慶曰

時芳竊獨**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
易天造

悲此凜秋**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

草理亂豈恒數有節何此地之氣候差互乎

乃知天地造化治亂繫舟盤藤輪藤蔓盤結

如車也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日罷音疲

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野圃泉自注畫未十能

極舉目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

氣吳楚守王度日安史之亂王命之所及

傳左史倚相誦祁招之詩日祈招之惜誰能

扣君門下令減征賦日下情不上達也

人以重斂請於君薄賦以恤民也

早發日詩云早行篙師息席掛風不

有求常百慮日無求則無慮凡斯文亦

吾病之言可以省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

併君子以文會友以此故多朋友是以驅馳

頻併早行篙師息席掛風不正日席張席

順也昔人戒垂堂日謂千金之今則奚

奔命罷於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

日鮑明遠詩騰沙煩促瘴豈侵迫於煩熱

豈不為瘡頰倚睡未醒夢也醒新伎切醉

僕夫問盥櫛暮顏靨青鏡日暮衰也靨媿也

愧於對鏡也言暮顏衰醜有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

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作則箇

切又藏干請傷直性求於人也薇蕨餓首陽

首陽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於栗馬資

歷聘資儀秦使之栗馬賤子欲適從適音的

主疑悞此二柄也一出一處使人疑誤今甫

欲適從其一也

次晚洲鳥上當是大曆四年入潭時春

漲如此故詩首云坡陀風濤壯又

參錯雲石稠靈運詩泝流觸驚急臨圻阻叅

錯坡陀風濤壯日坡陀泛濫貌風濤風浪

晚洲適知名梅子美而名彰也秀色固

異狀其狀不一也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

白猿玄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

花當妙字則不等陳舜俞即謂予言危沙記

險無他標識故挿花以當之似

有○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難一羸老反惆悵朱曰暫愉悅次晚洲中原

未解兵吾得終踈放朱曰不見用於世也

日甫傷時之擾攘吾豈得終踈放而不憂閔且流落乎

入衡州朱曰大曆五年公在潭以城玠

以云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

下血大降湖南殃按舊史大曆五年四

月湖南都團練使崔瓘為兵馬使城玠

所殺據潭洲為亂澧州刺史揚子琳道

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軍討

之公以四年春自岳陽至潭如衡畏熱

復歸潭今以兵亂哥入衡州又有

遠歸兒侍側父客幸脫免等句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朱曰兵革不息

興起其衰微但看漢儀甚照曜胡馬何猖狂

帝王處之如何耳朱曰今日復

見漢官威儀今言唐法度未改故以比之胡

也莊子猖狂妄行朱曰言哥

關也易師卦師出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

以律失律凶也朱曰言哥

離道朱曰言玄宗幸蜀百官大臣皆流河嶽空

金湯朱曰言避亂出行城池不守也金謂金

相初舍容姦逆不即誅戮故使河岳之地雖

是金城湯池而失守如空之也朱曰光武

失險金湯重鎮如割據朱曰安史亂後天下裂

失險金湯重鎮如割據朱曰安史亂後天下裂

失險金湯重鎮如割據朱曰安史亂後天下裂

據焉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

曰方鎮權重朝廷反輕是以紀綱弛而郡國各自為政寬猛惟性之所適不復守王度也

嗟彼昔節士素於圓鑿方

其齟齬而難入趙曰苦節指崔瓘也按唐史以士行修謹聞大曆中為湖南觀察使將吏

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繩寡妻從為郡

補註鑿音潛穿孔也如何兀者安短墻

莊子曰兀五忽切則足也寡妻平日遭擾自從崔太守為郡之後如兀

足者安於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獨兀跛者始獲安居此所以邦本凋弊也

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

趙曰言不妄刑罰哀矜其旌麾非其任

人曾子所謂哀矜而勿喜旌麾非其任

也其人府庫實過防

財賞也怒已獨在此

厚自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率伍單衣裳

奉養而不恤軍旅也趙曰瓘之修謹既如上

所云然於是委以旌麾之任則悉其人防於

府庫之費而吝於賜予又以裨將卒伍衣

食之不繼則遂以召亂如下文所云也元

惡迷是似

謂不別是元惡指城玠也迷是似聚

謀洩康莊

然不顯矣按瓘既以禮法繩下故

有多怨別將城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

幸無事玠曰欲有事耶拂衣去是夜以兵殺

觀瓘之康六達謂之莊遂據潭州為亂亦雅五

交道康樂宗時湖繁盛也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

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帥崔烈火發中夜高煙王國良因之而反焉

焦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鄭曰沅湘

在象郡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天曰書

即湘江善禍淫又明徵定保今以崔帥之謹而被刑則福善之理豈不顛倒明徵於天豈不莽茫

乎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

延胝胼瘡日言甫避亂奔走危窘如穿豺

手足胝胼而成瘡遠歸兒侍側尼切皮厚也胼古典切皮起也

猶乳女在旁以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幸免

也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

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不可報

主病不可入朝故不免委身於薄俗鬱鬱回

剛腸而已修可日愁叔夜與山巨源書剛腸

疾惡註剛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記善待

問者如撞鐘疏云春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

言擊鐘每一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也今

公借字以言其行之悠悠如片帆在柳岸鐘聲一春一容未便盡也

郴丑林切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衡陽

州也埤避移切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

言城高也或埤恐作陣邑屋日三代世表會旗亭下註市樓也立

旗於上故名旗亭張衡西京賦旗亭五

里府察 **蜂槽城隍** 趙曰蜂槽者設烽燧於

樓城隍者城 **中有古刺史** 宋曰言其愛民莅

下之壞也 **盛才冠巖廊** 文穎註殿下小屋也 **巖廊** 趙曰言刺

廊朝也 **扶顛待柱石** **獨坐飛風霜** 趙曰言刺

之臣獨坐御史也風霜則御史之任 **希** 曰霍

光傳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

其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

令司諫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三獨

坐言其尊也故孫樵記室新書亦云內榮獨

坐公指衡州刺史陽濟道州刺史裴虬而云

故公詩稱虬為裴端公稱濟為陽中丞 **昨者問瓊樹高談**

日風霜乃御史之任言今

刺史有威可以為御史也

隨羽錫 得侍刺史如間瓊樹然陸士衡詩羽

也 **不可算** 注羽錫謂其置鳥羽於錫以急飲

謂急飲恐非 **無論再繾繾** 以謹繾繾毛萇

覆反 **已是安蒼黃** 史待庸之情繾繾固結已

不可論且感其安慰避 **劇孟七國畏** 漢游俠

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

東討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

求劇孟吾知其無能已天下騷 **馬卿四賦良**

動大將軍得之若為一敵國云

虛 **上林哀** 二世及大人四賦門闌蘇生在

蘇 **蘇生侍御** 煥 **勇銳白起強**

楚世家張儀願為門闌之

曰白起為秦將善用兵趙曰劇孟問罪富形

勢趙曰言兵之凱歌懸否滅趙曰蘇生漢

銳宜賴之以舉問罪之師是以平滅玠而凱

旋其與鄰郡美惡懸絕不相謀矣易師卦師

出以律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趙曰氛埃

否滅凶律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趙曰氛埃

玠滅橋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趙曰橋井仙

在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後漢志桂陽郡

大瘞乃植橋鑿井曰受病者但食一橋葉飲

嶺山今謂之蘇仙山其上有小石如其舊宅馬

邪病人曰此所遺桃核也驗此行厭暑雨厭土

聞清涼北雖謂柳為清涼州可也趙曰此指言

柳州矣公詩意曰柳州又頗涼冷橋井尚淒諸

清舊註所引却是衡州又無比德之意

舅剖符近趙曰美刺史諸舅皆剖符與郡

往依之漢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

入調發說文符分而合之介顏師古曰右留

與師左以開緘書札光薊繫命屢及趙繫一

磊落字百行趙曰謂舅氏崔偉江揔外家

春宋曰陳書江揔字揔持七歲而孤依于外

時多所鍾愛趙曰言謝安乘興長宋曰謝

育是舅必有是甥也

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

遊賞必以妓女從之夢弼曰言為下流匪珠玉

政之暇不妨登山之興味也

擇木羞鸞凰趙曰公自謙其為人特下流耳

非若鸞鳳非梧桐不棲故羞鸞鳳也擇木我師

世賢張子房趙曰樂土指郡

紫荆寄樂土趙曰觀則所以指衡

刺史將為朝廷擢用如飛鵬之搏扶搖于九

萬里也莊子鵬之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水擊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

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

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

泊于方田陽曰耒陽衡州屬縣

公自衡往耒陽阻水泊于方田驛今序

或以為致牛肉白酒公因飲死為水所

漂從而為空墳以欺人主雖史不能辨

其非唯韓退之一詩能分明之李觀作

補遺傳亦因韓退之有是詩而成耳鶴

詳考公此詩致者未必誠牛肉白酒也

清醪則聶師乞已至禮卒用矜少聞菓

消息真開顏懋亭則時方且喜討

叛之師已集而懋於亭昭蓋知兇渠之

亡可待序云至縣呈聶令者存至未陽
以與之之人往往以此遂信其為
未陽殊不知此後尚有過南嶽入湖
湖詩與登舟適漢陽詩可考也二詩
不可謂是四年作且聶致酒肉已在五
年五月間蓋滅玠以四月庚子反公奔
竄至衡又至方田且半旬阻水矣是時
肉非可久留無容醉飽在作詩之後若
詩前嘗痛飲詩中亦必及之如願以
水添金杯如灑之酒常快意喧呼且盡
杯中綠但覺高歌有鬼神等句初未嘗
以醉為諱也温公詩話云元和初其孫
始改葬於鞏縣元徽之為誌今誌乃云
附于偃師鞏與偃師又異矣後世安知
又不以為感

未陽馳尺素
夢曰尺素書也
通曰古詩見

訪荒江眇義士烈女家風流吾賢紹
宋曰史

聶政殺韓相自死其姊嬰伏尸哭極哀死政
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

姊亦烈女也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
師曰狄相

孫兼護也南史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武帝
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兼謨善

人倫風鑒許聶前期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宰以人倫之表

言聶之才宜在翰苑而反屈跡縣邑
伯世本前期作前朝其說是豈聶之父或祖

嘗任翰林
我礙湍濤
師曰以甫

之職乎
知我礙湍濤
師曰以甫

湖邊有飛旄
賦飛旄翻以啓路
慶曰飛旄

謂之喪孤舟增鬱鬱屬江浪不得去故愈

揚鬱鬱然不樂也得志僻路殊悄悄悄悄憂貌

詩國風憂側驚猿猴捷仰羨鶴鶴矯捷疾也

矯舉也猿猴善跳擲鶴鶴善飛翔也禮過宰肥

羊羊未成曰詩伐木篇既有肥羊宰毛長傳愁當

置清醪子建曰醪普召切酒清曰醪酒康狄所營

揚雄一酒賦云其味有宜城醪醪醴蒼梧縹清酒

也醪一本作縹故兩載之醪醴曰唐蒙通夜郎

皆言聶令待久非西喻蜀徵發巴蜀吏卒因

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

作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

據其地開元十三年改幽州涇水中蕩瀟日

為邠邠涇水在涇州而邠州西距涇州才

按九域志涇水之所通也故云中蕩瀟涇

百五十里涇水之通也故云中蕩瀟涇

裂涇日言以律切未靜也補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

今秋花石戴古車轍戴一作帶青雲動高興幽事

亦可悅事一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鄭曰

生兩切橡實也憂彌日高唐賦芳草羅或紅如

丹砂或黑如點漆曾日赤若丹白若黑如點漆

齊蓬有醜女鬢若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一

作酸批長篇自然不可無此采禮記雨中

草木皆遂其生而人不可無此采禮記雨中

露補注唐子西語錄云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

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記行

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添雨露之

所濡只如苦齊結實此類是也緬思桃源內

文章只如苦齊結實此類是也緬思桃源內

采曰緬思桃源內采曰桃源秦俗避亂之所

捕魚忘路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木芳

華鮮美落葉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

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

入初極狹行數十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阡

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怡然見漁人大驚問

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

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邑人間隔不

知今時為晉數日辭去既出詣太守說此太

也

興在北坑趙

采曰興許也

以醉飽失身命者采曰秦將白起破趙四

十餘萬軍遂降秦起悉坑之采曰興許也

切此甫之意謂戒玠之徒不可采曰興許也

以言諭之宜若趙卒悉坑之也采曰興許也

州無恙也采曰興許也

曰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之東南衡至郴四

百餘里郴水入衛公避城玠之亂初欲往郴

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崔師乞已至澧

蓋泝郴水而上故曰郴岸崔師乞已至澧

率用矜少采曰澧里第問罪消息真開顏惇

亭沼采曰澧里第問罪消息真開顏惇

中丞子琳問罪將士皆自澧上達長沙惇

曰憇去例切息也謂得以開顏而喜叛徒之

時城玠殺崔權長沙擾亂聞崔

付御惇時城玠殺崔權長沙擾亂聞崔

見
也 擒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一



